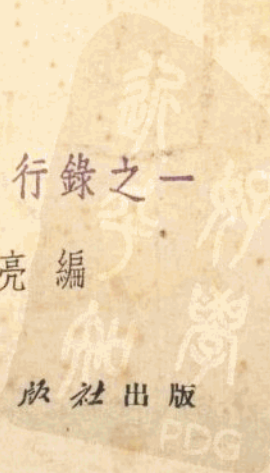


羣魔 嘴臉

美蔣特務罪行錄之一

陳益亮編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錄

| | |
|----------------------|----|
| 『軍統』及其匪首戴笠····· | 一 |
| 毛森及其嘍囉····· | 一三 |
| 『中統局』及其匪首的真面目····· | 二三 |
| 『特務太子』蔣匪經國····· | 三五 |
| 陷害青年的大泥坑——『三青團』····· | 四四 |
| 蔣匪幫的『親衛隊』——憲兵特務····· | 四九 |
| 迫害工人的『工人福利委員會』····· | 五四 |

『軍統』及其匪首戴笠

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成立了一個特務機關——『藍衣社特務處』，一九三四年正式改組爲『軍統局』（即現在的『保密局』）。這一個腐化貪污、黑暗殘酷、陰險專橫、無法無天的殺人機關，是受其主子蔣匪的驅使，由匪特頭子戴笠、毛人鳳等負責的。二十年來不知斷送了多少人的性命，掠奪了多少人的財產，它的罪惡和血債，是無法清洗的。下面很簡單的舉出幾個實例，以見其黑暗罪惡的一斑：

一 匪首們的『特務哲學』

蔣匪常說：『特工是我們的耳目，耳要聰，目要明，方有用；不聰或不明了，或簡直不聰不明了，便須新陳代謝……』這是蔣匪把匪特們完全當成工具的自

供。在他這一殘酷意念之下，曾經有無數的匪特，在完成某一陰謀任務後，爲保持祕密，便做了『兔死狗烹』的刀下鬼。匪特頭子戴笠也曾千百遍的對他手下的特務說過：『我的辦法，兩塊板子一條鞭，』『人的骨頭是賤的，』『我好比打獵者，你們好比獵犬，把犬餵肥了跑不動，完全不餵也跑不動，半凍半餓是應該的；這就是我給你們的待遇……』又說：『我用人就像餵麻雀一樣，先把籠子打開，放一些米，想吃米的麻雀會慢慢走進來，一進來，我就把門關了。最初他是懼怕的，會跳呀，躡呀！等到把頭碰破了，力氣也沒有了，他就會馴服的，就連開了籠子也不會跑掉，也不敢跑掉的。』他又說過最兇惡的話，他說：『他們要不聽我的話，就活的進來，死的出去！』他就是靠這恐怖和刻薄無情的手段來統治部下。例如：某郵檢少女，以錯數五十元爲由，被槍決於息烽；某匪特寫公文遺落三字，被殺於重慶；某譯電員將他的電稿壓了九天沒有譯發出去，即被誣爲漢奸而遭槍殺；某技術人員只因不會吹拍，坐牢三次，達七年之久，妻女被逐出國外。其他在工作中稍有不從意向或錯誤而被禁閉或槍決的，更不知有多少。戴

匪這種狂妄的行爲，漸漸的爲其部下所做法，形成了特務爪牙的無法無天。他們亂抓人，亂殺人，抓來了無法處置，便用酷刑逼供，刑罰之多之慘，令人不忍卒聞。總之只要匪特頭子高興怎樣，就怎樣了。戴匪死後，毛匪人鳳繼之，一切有過之無不及。猜疑和私心，則更是青出於藍。

二 陰險殘忍，卑鄙狠毒

戴匪對於少數對他表示不滿或向他辭職的特務，開始用非常手段控制，先後借故予以禁閉，一定要被禁閉的表示願意工作後，始予釋放。釋放之後，復恐發生事端，施行報復，乃開始對於稍有地位的特務，予以祕密指示，令其偵伺其他特務，經常作祕密報告。偵伺既久，小事變成大事，於是戴匪忙於今天處罰這個，明天處罰那個；今天加這個人的薪，明天晉那個人的級，一切全憑其主觀好惡，自由判斷。作祕密報告而加薪晉級的人，固然私心竊喜，被處罰的人，往往直至出獄後，猶不知爲了何事。漸漸的大小特務都對戴匪害怕起來，雖莫名其妙

的被禁閉了一年半載，見了面都不敢訊問到底爲了什麼。一部分投機的，眼見攻人陰私，便可加薪晉級，雖是戴匪並未面加指示，要他偵伺什麼人，他也自動找尋報告材料起來。祕密報告日多，人人均有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顧慮。戴匪的朋友，見了他也都如坐針氈，而戴匪則大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概。

抗戰開始後，戴匪用『特別訓練班』，『外國語訓練班』，『參謀訓練班』等不同的名義，引誘大批青年，集中訓練。這些青年在畢業時，戴匪都要談話；就在談話中給予他們做祕密報告的任務。對派出去工作的各級特務，也是這樣，指示他們互相監視，以致常有人不知自己爲何被禁閉，更不知下面的特務爲何被禁閉。這樣，你攻擊我，我密告你，派系林立，傾軋不休。主要的有所謂『湖南派』與『浙江派』之爭，『外國同志』與『基本同志』之爭，還有『小毛』與『大毛』之爭。大小特務們見面時大家拉拉手，哈哈地笑上一陣，分手後甲搗乙的蛋，乙弄丙的鬼，狗咬狗和鬼打鬼的醜劇，從來沒有停止過。而戴匪就在製造矛盾，利用矛盾中維持其控制。

三 流氓本色，殺人如麻

蔣匪是流氓出身，戴匪也是杭州的無賴。他們『不忘其本』，對於流氓無賴，是特別崇拜的。早在抗戰以前，戴匪有一次，在一個特務學生的筆記上批着：『羅斯福不能成功，什麼聖賢人也不能成功大業，只有流氓出身才能有辦法，請看中國歷史上的劉邦、朱元璋，現在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我們領袖（指蔣匪）。』這種流氓本色表現於實際行動中的，主要便是殺人。大家知道，蔣匪的猜疑心是最重的，只要稍稍有一點疑忌，或者看不順眼，便起殺心。戴毛等匪首，就是他的第一流劊子手。他們驅使特務爪牙們用最毒辣的手段殘害人民，弄得整個社會天昏地黑，十餘年來，不知殺害了多少無辜善良的人民，危害了革命事業的進行。他們有專門研究毒藥的設備，可以將一個活生生的人用毒藥藥死，並且連屍首的影子也看不見；又僱用了江湖術士，憑着『飛簷走壁』的本領，任意的去綁架和殺害。爲了保持反革命行動的祕密，對於特務，也常用種種方法，

置之死地，以資滅口。有一個被他唆使去殺死××的謝某，在回到重慶後，因這一次行動，是利用被殺者的兒子來進行的，這個被殺者的兒子是他的好朋友，所以神經上受了很大的刺激，有點發瘋的樣子。於是戴匪把他關在醫院裏，又怕他洩露祕密，便派人亂槍將他打死。上海解放前夕，蔣匪親筆核定，匪首毛人鳳參與其謀並執行的暗殺名單，僅京滬杭三地即達數百名，包括偽政府中一部分被認為『思想動搖』分子及民主人士、愛國青年，據說偽『保密局』本身，亦有數十人被列入名單內。毛匪人鳳並曾派特務沈醉飛西安胡宗南處，挑選幹部五百名，加以速成打手訓練，分擔此項任務。上海執行這項暗殺計劃，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開始的。

四 勾結美帝，狼狽爲奸

蔣匪是念念不忘於消滅共產黨的，早在抗戰勝利之前，即已命令戴匪與美帝共同組織特務機關中美合作所來策劃和進行反共陰謀了。最近被捕的一個重要單

位特務分子，在他的自供書裏這樣寫着：「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戴笠偕梅樂斯（中美合作所美方負責人）來東南視察。戴與梅在於潛方園鋪集合官兵訓話，其中有一段謂：「現在抗日艱苦階段已將過去，不久必可勝利。惟吾人要比抗日更為艱苦的工作，將接踵而來，就是抗日一結束，要打共產黨。所以大家要加倍努力，加倍警惕。我們有堅強的組織，有偉大的領袖來領導，又有友邦（指美帝）的援助，所以我們不怕的。我戴笠一個人，也可以在二三年內把共產黨消滅。」等語。戴與××談話時說：「日本人是可打敗的，打共產黨是比較困難，抗日一停止，接着就是打共產黨。」等語。」但是當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在共產黨號召下，要求民主的呼聲，瀰漫全國的時候，他曾對手下的幾個老特務外強中乾地說：「哼！民主，民主，他就能打倒我戴某嗎！」

戴匪對中美合作所美帝特務頭子梅樂斯之流，恭維得無微不至。除了見面時卑躬屈膝的伺候之外，並將女特務和特務的家眷經常派去供美帝特務們淫樂。到了什麼聖誕節呀！新年呀！那些洋特務在儘情的污辱一般女特務之餘，甚至對作

威作福的戴匪本人，也要戲弄得他失去『尊嚴』。後來中美合作所表面上不得不結束，但戴匪是不甘心於和美特分手的。他在和美帝特務商訂中美合作結束協定中，要求美帝特務在中美合作所的剩餘經費中，撥一部分錢來供給四十個在中美合作所工作上有『功績』的人，到美國去受特務訓練。協定成立後，第一批名單二十人，就是由戴匪親手決定，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出國；戴匪在同年四月墮機死後，第二批二十人，則由毛人鳳、鄭介民、唐縱等匪決定，在同年十月間出國。美蔣匪特狼狽爲奸，戴匪便是一手造成的人。

五 組織特務武裝，擴充私人勢力

『軍統』的嫡系武力『忠義救國軍』，表面用『忠義救國』相號召，實際是戴匪想擴充私人勢力，維護蔣匪幫反動政權和打擊革命力量的一支特務武裝部隊。它不忠於人民，不義於國家，只曉得對戴匪一個人盡忠，對蔣匪一個人効命。它在皖南、蘇南、浙西等地，設卡抽稅，綁架勒索，人民怨聲載道，畏之如

虎。都說：『忠義救國軍不忠不義；救國不足，殃民有餘。』當抗戰末期，它拿美帝的新式武器，不用於反攻日寇，相反的與日寇勾搭，打擊英勇抗日的新四軍和革命人民。日寇投降後，改編爲『交警總隊』，繼續殘害人民。總指揮馬匪志超留在上海，住着大西路上一幢漂亮的洋房，進出是流線型的汽車，把造孽錢儘情的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軍需處長劉匪弋斯，則利用大批軍餉，在京滬線上大做生意。一九四六年春天，蘇州匪『忠救總部』牆壁上，就曾發現過『打倒馬志超，格殺劉弋斯』的標語，足見匪軍內部的黑暗。

六 排除異己，極力搜括

蔣匪爲了鞏固權位，儘量的把訓練好的特務，分派到所有機構裏去，用以監視人民和異己分子。這些特務分子鑽進到了各個機構之後，就胡作非爲，把凡是反對和不滿意蔣匪的消息，都經常報告上去。蔣匪就根據這些報告，進行排斥和殘害，戴匪就是他的忠實的執行者。同時爲了搜括，在全國每一個角落，除了

派有區站組員等的祕密特務組織外，各城市隘口，更有稽查、警察等公開特務機構。他們把持水陸空交通工具，佈置密如棋盤的檢查站卡。利用站卡嘍囉，售黑市票，任意押人、扣物、罰款、沒收貨物。並組織私黨，利用職權，免稅經商，對於金銀鴉片等物，包庇走私，一九四三年間在重慶發生某巨案，禍首背景爲孔祥熙，戴匪對該案人犯，假惺惺的揚言非槍決不可，實際上則暗中與孔談講條件，結果撈進十二億元，約值當時黃金二千大條，就變通辦理了事。一九四三年至四四年間，戴匪偽造巨量鈔票，派遣親信走狗林堯民、葉震，由渝密運西安，經隴海鐵路，轉至山西省之介休縣，發行至敵偽地區使用，大飽私囊。戴匪又在偽財政部緝私總署移交給宣鐵吾時，因心有不甘，將所有值錢之汽車，以至小如電燈、電話、電扇、辦公桌等搬運一空，其後宣鐵吾重新置備，耗費人民巨量金錢。日寇投降後，戴笠與湯恩伯二匪，首先來滬，辦理劫收。所有設備較優之工廠，值錢的材料資產，均先飽入私囊。戴匪並飛往各地處理全國漢奸案件，凡漢奸的金銀名貴古董財物，戴匪及以下各匪特，上下其手，估爲私有，明取暗奪，甚於強

盜。對於漢奸罪狀，則只要金條送來，即以不了了之，這些都是上海人熟知的事。其他如毛匪人鳳、鄭匪介民等指使他們的太太到處要錢，都是有名的。有一次鄭匪到上海，特務幹部如李崇詩、陶一珊等送他的禮物，竟裝了幾卡車。

七 窮奢極慾，荒淫無恥

戴匪的荒淫無恥，也是人所共知的。在重慶時期，戴匪就有九個富麗堂皇的公館，日揮萬金，極盡奢侈；而一般匪特小嘍囉，衣食不周，夜宿街頭，甚至於要飯行竊者有之。一九四三年匪軍統「四一」成立紀念會，戴匪親率各地匪特幹部參觀其各公館，以示誇耀。有人暗嘆「如此窮奢極慾，何以善後」，結果爲戴匪發覺，在大發雷霆之後，隨即槍斃了好幾個人。戴匪不但是個殺人的劊子手，同時也是一個色鬼，有不少匪特的愛妻和姊妹，多少女匪特，被戴匪誘去強姦，染上滿身梅毒，其中曾有人於被姦後暗露悲憤，即被戴匪毒打後加以禁閉。他污辱女性，從來是不擇手段的，也根本不當一回事。對被玩弄污辱過的人，非

但棄之不顧，還要加以迫害。據說曾有一周姓女子被戴匪玩弄之後，欲與戴匪結婚，與之理論，結果反被戴匪毒打一頓，然後誣以漢奸，長期禁閉。戴匪有時看中了一女特務，到夜間便派人令其前來『談話』，既入其室，便施姦污；自此以後，遇戴匪幾時高興，便來相喚。戴匪如此荒淫無恥，但他却禁止所屬特務結婚。曾一度規定凡軍統分子年在三十以下，未參加工作前沒有訂過婚的，一律不准訂婚結婚；否則判有期徒刑六個月。一九三八年冬天，匪『忠救軍』營長黃某，在皖南結了婚，爲戴匪查悉後，立刻下令槍斃。

毛森及其嘍囉

一 殘酷毒辣，殺人起家

毛森是特務頭子戴笠的同鄉，浙江江山縣人，是戴笠所主辦的浙江警校第二期學生。抗戰時，他在上海投入日寇的憲兵隊做密探隊長，並與美帝開始勾搭。日寇投降後，就搖身一變而為接收大員。先後擔任過『軍統局東南調查處』處長，匪陸軍總部第二處長，偽上海市警察局長等職。

毛森所以能爬得這樣快，這樣高，是因為他殘酷毒辣，殺人不眨眼，能夠忠實地執行他主子戴笠、湯恩伯，也就是蔣介石的命令。其次，他還善於諂媚主子。起先他吹拍戴笠，又拍又捧，開口『戴先生』，閉口『戴主任』。後來又死捧湯恩伯，拉攏俞濟時。一九四九年四月間，湯恩伯曾在上海紹興路偽警局俱樂部『短訓班』公開對人說：毛森是他數十年來最得力的部屬。

二 拿別人的頭，墊自己的腳

除了他的主子以外，毛森對其他的特務是傾軋排擠，甚至於要毒害的。他從來不把毛人鳳放在眼裏，只要談起毛萬里，毛森開口就是『什麼毛萬里，毛千里。無用的東西！託他哥哥毛人鳳的洪福，躲在後方工作……』。毛森又常常說郭履洲貪財怕死，說劉培初要錢不做事，是個飯桶。陶一珊、徐松堅、陳大慶都不在他的眼裏。這些話不僅是平常閒談的時候說，就是在對他部下訓話的時候也常常講。凡是在他部下幹過事的都知道。

他對部下也是非常殘酷毒辣的，必須要爲他拚命送死，如果違抗命令或稍有遲疑就要遭他毒手；輕則禁閉坐牢，重則處死。關禁閉是家常便飯，在他部下，很少人沒有關過禁閉，像特務何健、朱健恭在抗戰八年中差不多坐了四年以上的禁閉和監牢。

一九四九年，他的部下單貴生被日本人逮捕後放出來，毛森說是萬里浪（漢

奸特務）派來打他的，就莫名其妙地拉出去槍斃了。其實是怕單貴生暴露他與日寇勾結的勾當。他不但要人家的命，還要人家的錢，他曾把匪特劉全德的獎金吞沒，也曾把美帝給封企會的犒賞估爲己有。在逃離上海後，又把匪京滬杭警備司令部原定發給各人員的解散費，估爲己有，開了一個東南貿易公司，而把這批人都補到軍官隊，後來又改爲突擊總隊作爲了事。

在浙江吉安的時候，他不准部下抽紙煙。有一天，他看見他的部下某科長正在抽紙煙，馬上他就在这科長身上搜到了六枝香煙，並拿了一杯開水來，強迫他用開水連六枝香煙一起吞下去，這科長因爲怕腦袋搬家，只得吞下去。其狠毒如此。他曾經引用戴笠的一句話來對人說過：「聰明人是拿別人的頭來墊自己的脚。」他就是實行了這句話，用別人的頭來墊了他的脚。

三 勾結敵僞，勒索敲詐

一九四二年，毛森的整個行動隊被日寇憲兵逮捕了，但是，不到幾個鐘頭，